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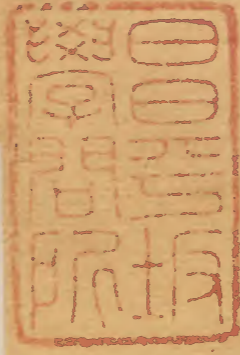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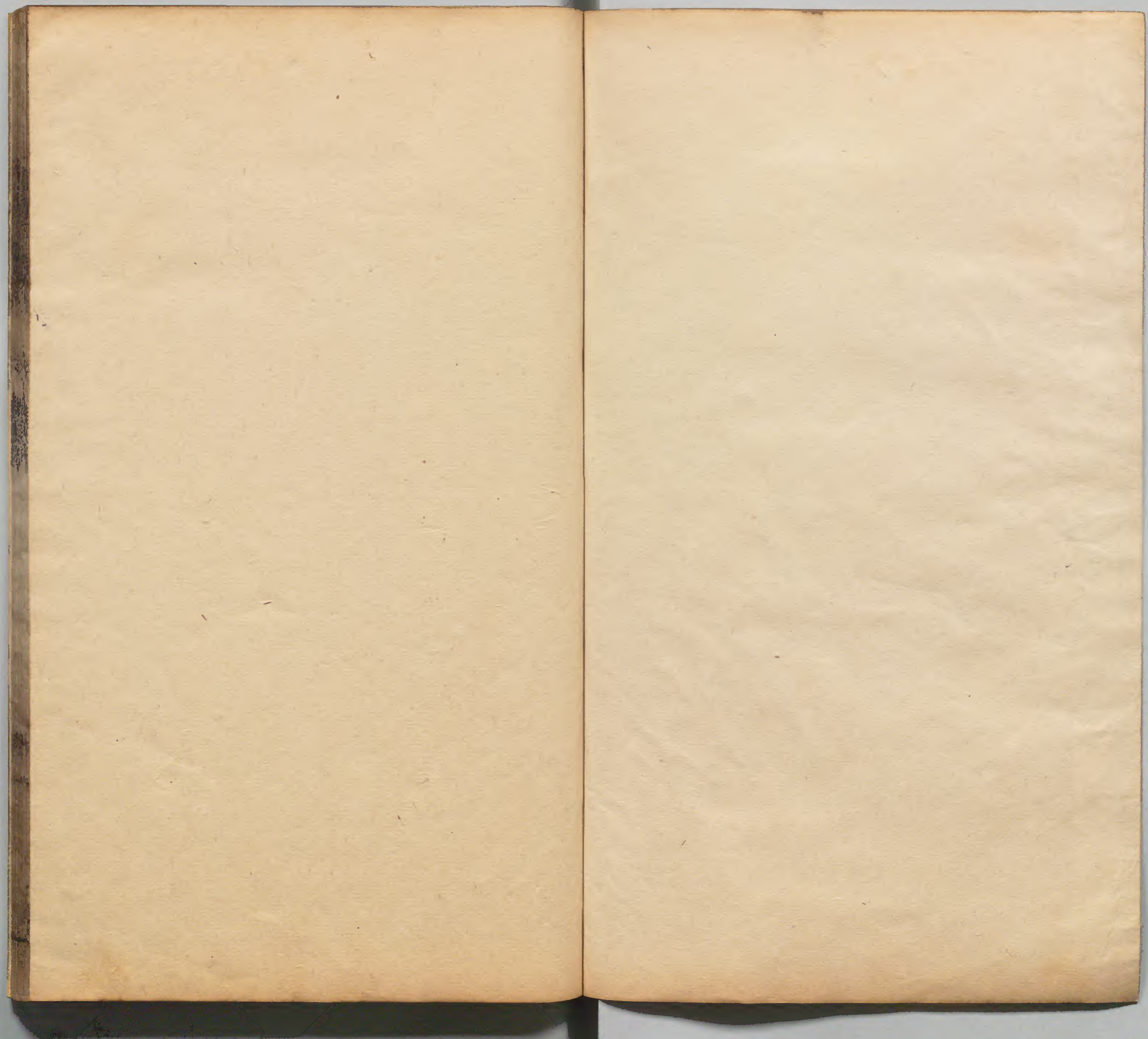
五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四	一	二〇〇〇	漢書
三	四	〇〇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无	一	二〇〇〇	漢書
南	四	〇〇	
一	五	〇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5)
函號	299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

唐太宗

高宗 代宗

中宗 德宗

睿宗 順宗

玄宗 憲宗

肅宗 穆宗

敬宗 懿宗

文宗 僖宗

武宗 昭宗

宣宗 哀宗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戴胄為

大理少卿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

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請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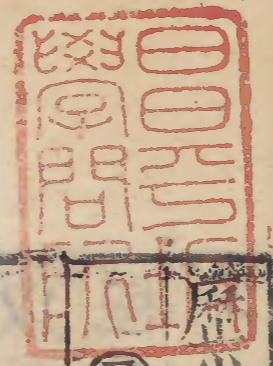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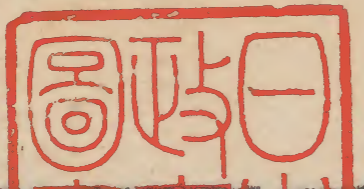
得絹之辱甚於三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燕郡王玄藝初入朝恃功驕倨殿上左右至是將

兵戍涇州羅誅詐誓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幽州

涇州統軍楊茂勒六兵之無眾潰將奔突厥左右斬

淺草文庫



之傳首長安皇后師內外命婦竊盤分天下爲十道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
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
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譬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
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以長孫無忌爲右
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
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
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
上不聽卒用之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罷周公

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二年詔自今大辟
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關內旱饑遣使贖饑民
鬻子者赦天下詔收瘞隋末累骨遣將軍柴紹等討
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詔以辰州刺
史裴虔通煬帝故人身爲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
流驩州怨憤而死又詔宇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
除名徙邊今致仕官在本品之上上云比見羣臣屢
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
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
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

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
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
足賀命更其巢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
遣鎮撫文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
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
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爲
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事理屈則從之有
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
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
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向祖尚雖失人臣

之義朕殺之亦爲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
其官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
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
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
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
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
當時羣臣如此必當早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
亂國家兩亡其辜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

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無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擇才惟在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之得其官吾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一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三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使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

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皇徙居大安宮以馬周除監察御史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秦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之相喜流涕而去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

子又下行一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璽
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蔡公杜如晦卒以李靖
為定襄道總管結諸軍討突厥行軍副總管張寶相
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突厥頡利可汗入朝詔訟者
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
然後聞奏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
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下洛陽
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
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罷亡隋
之政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玄素

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
熟乃至于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
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綵二
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
人之言哉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何如主也對曰
文帝勤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屬精之主也上曰公
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
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一日萬機豈能一一
中理也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

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
置之百官使悉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
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
何憂天下之不治因敕百官自今詔敕未便者皆
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
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高昌王麴
文泰入朝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議者皆謂人主
當獨運威權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
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
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五年

詔僧道致拜父母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
兵備儀仗上曰東方作興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
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
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
失也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爲墳以金帛賜突厥贖
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
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
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
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旣而
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
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
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柰
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旣而萬紀等皆得罪初上
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長久
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
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
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
以爲勲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
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

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
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
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於是詔宗室勲賢
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
聞開党項地爲十六州高州總管馮盎入朝六年初
羣臣表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
秦皇封禪而漢文不封禪後世豈以漢文不如秦皇
耶羣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會河南諸州大水事遂
寢明年羣臣復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

止置三師官詔天下行鄉飲酒禮省內外官定制爲
七百三十員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
曰七德舞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果建
德世克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常北
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
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
九功舞則諦觀之以魏徵爲侍中造渾天黃道儀頒
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
獄詔赦之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
汗起舞馮盎子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

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
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宴自矜大臣不取也
上皇大悅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
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
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階八年以李靖等爲
黜陟大使分行天下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
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孫耶徵曰諸王位次三
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
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公輩主乎對
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

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
奏皇后長孫氏崩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
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
者朕當以讒人罪之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
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
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詔志玄曰夜中不辨
真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真將軍也治書侍
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
繆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
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繆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

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帝抵瑩于山投珠于谷
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以吳王恪等爲諸州都督上以漢世豫
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
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以王珪爲魏王
泰師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始行婦禮敬直珪之子
也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
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于一

獸上悅為之罷獵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
 居人侍御史柳範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
 能匡正欲罪之範曰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
 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
 面折我對曰陛下神明臣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
 良以為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
 師教其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以武氏為才
 人十二年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埶
 允為婚姻必多責財禮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
 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凌上惡之命吏部尚書

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褒進忠
 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
 為第一上曰漢高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
 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
 南雖有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衰替而猶印然以
 門第自負取鬻松楸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
 今二品以上皆以德行勲勞文學貴顯彼衰世舊門
 何足慕哉今欲蓋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
 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及更命刊
 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為首外戚次

之民幹爲第三九二百九十二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頒於天下詔曰堯君素雖桀大吠堯有乖倒戈之志
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宴五品
以上于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天下玄齡之
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珮刀
貞觀十三年加房玄齡太子少師以尉遲敬德爲鄜
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曰卿反何也對曰臣從
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
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瘻上
流涕而撫之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尚書

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則蔑聞或刑戮之
家憂怨所積請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
有才行者以禮遣其沒官家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
之上旣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以堯舜爲父猶
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
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在之百姓寧使割恩于已
亡之一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
宜賦以茅土疇其尸已必有才行隨器授官使其人
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

之國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強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如九成宮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北走追獲斬之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論十漸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十四年帝詣國子監增築學舍增廣生員又命諸儒撰五經正義高昌王多邏絕西域朝貢及與西突厥擊焉者上遣使諭止之不從上怒命侯君集擊

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魏徵諫不從初
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謾罵陳倉
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
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
忿而殺之辭氣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強而凌
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爲櫟陽
丞詔更定喪服之制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
五月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十
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
陽雜書徙死罪者實西州括浮民附籍十六年以岑

文本專知機密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許以
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十七年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
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
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刑部之請
給事中崔師凱曰亡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
亡秦酷法變隆唐中典上從之太子承乾謀反廢爲
庶人立晉王泰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制
太子失道奪三衛何者兩棄之定太子見三師儀迎
于殿門外先拜三師若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
子乃坐三師與三師後稱名惶恐上自立太子遇物則

誨之見公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
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
矣見其負薪則曰汝知其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水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上曰柔弱者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
不能守社稷與上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
曰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
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
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
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

曰吾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
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
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詔太子知
左右屯營兵馬事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陀延陀可
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
不可與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救夷
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
幸靈州召三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
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無靈州以
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

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禮遂良上
疏曰德者威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
今一粟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以國家惜之
彼區區見其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此所以服遠
人訓戎士也上不聽薛延陀先無府庫至且厚歛諸
部以克聘對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
蘇文弒其二建武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
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
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
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恐彼得自中

九必更驕情討之未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
命高藏爲遼東郡王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
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
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
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
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
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
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

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
許敬宗等劾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
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
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
諱焉卽命直書其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
謀絕新羅朝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
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
八年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
軍大總管下詔諭天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
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

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遠左而置
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
陽遣諸將東征上曰突厥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
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
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旣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
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
城以所克高麗城置遼州巖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
師還師渡遼舉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拔
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
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

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
 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召其妻
 子詣行在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征爾
 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
 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怪之及上還不豫
 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
 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
 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
 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
 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即蘇文也上以

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
 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上謂長孫無忌
 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念君
 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水不可得此子路所
 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劬
 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二十一
 年申公高士廉卒論文獻上將往哭之房玄齡長孫
 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
 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圖諫上乃還入東
 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抵出春樓望哭時李世勣

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爲六府七
州各以其會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會長
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
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
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始以左丘明
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
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
耕種太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
于奔命釋未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
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

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瀚海等五
府臯蘭等七州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
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
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
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
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
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
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
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

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全今日之功也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于太子太子聞之憂形于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四海納汗藏疾無損向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尺霧障天不虧于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龜茲王寔失臣禮漁獵隣國上怒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無復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盡善盡美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遣

右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上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克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寶迷心之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太白晝見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備

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善惡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頭存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些若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司空梁公房玄奘卒遺表諫德高麗以李世勣爲疊州都督帝崩于今風殿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

子還宮發喪在位二十二年五十二歲罷遼東兵
高宗治太宗第九子世宗文德皇后始封晉王兄八
人長太子承乾以弟廢次楚王寬次鬱林王恪次魏
王太次齊王祐二王亦次罪太降封東萊祐廢爲庶
人次蜀王贊次齊王暉次越王貞太宗已立晉王爲
太子又欲立洛長孫無忌曰爭太宗曰公豈以非已
甥耶且兒莫果然若休護舅氏未可知無忌曰晉
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承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
與承乾太俱長孫后所出故無忌力爭之然帝猶謂
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

何雉奴高宗小字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
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
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
庶政從幸翠微宮太宗崩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
衛太子入於京師卽位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輔政
數年之間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後武昭儀爲后垂
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在
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三夫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
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柩席不戒
履霜之漸而流毒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

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生封英王兄六人長燕王忠次原悼王孝次澤王上金次許王素節次敬帝弘次章懷太子賢弘賢哲俱武后生初高宗為太子而後宮劉生忠王后養以為子立為太子王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乃廢忠而立弘帝嘗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驕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鳩薨其年六月立賢為太子時明崇儼以左道為武后所信崇儼言英王類太宗

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已而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謀遣人發太子陰事詔朝臣雜治之獲甲數百首於東宮帝欲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為庶人而立中宗即位改元嗣聖武后臨朝明年后廢帝為廬陵王居房州立豫王旦即相改元垂拱永昌使居別殿不容預政凡七年武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廢旦為皇嗣太后殺唐宗室後復以廬陵王哲為太子武后立國凡十六年而寢疾張柬之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立遷后於上陽宮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歲改元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萬歲通天神

功聖曆久視不足長安中宗始即位之初遇寵后父
 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
 慮羸十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于前縱熖妻
 之嬖黨信妖女之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
 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換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
 殺五王而功臣俱羅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
 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蔽甚者御黎園
 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浹河召近臣入閣守歲
 觀燈于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迹中宗之一身始
 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

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后既醜中宗立温王重
 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奉舉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
 王立之哲復位凡四年壽五十五改元神龍景龍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武后生封豫王即位宋璟姚崇
 為政紀綱修舉當時翕然凡政事皆取太子隆基處
 分在位三年傳位太子稱太上皇壽五十五改元景
 雲太極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竇后
 兄二人長宋王憲次撫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
 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
王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開元二
年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元令有司銷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
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
兩京織錦坊其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
言市舶之利又欲往獅子國求靈藥醫嫗上命御史
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
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
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

於胡嫗豈宜寘之官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
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
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先是祀先聖
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被王
者之服釋奠用官縣贈弟子爲公侯伯是時天下聲
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
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
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
隔土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
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

通鑑卷之九十一 唐紀八十一 德宗皇帝 上元元年

子婦一朝奪之乙亥冊為壽王 乙酉為貴妃而夫婦之倫亂罷張

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

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

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

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歎矣祿山反上幸蜀太

子即位復長安上還七年崩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

八改元先天開元天寶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楊后封忠王兄二人長靖

德太子琮早卒次太子瑛被武惠妃之讒廢死立亨

為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

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

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計賊玄宗許之遣壽王瑁

及內侍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遇潼關散卒以為

賊與戰多傷既而覺之收其餘卒次平涼郡得牧馬

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

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次豐寧見大

河之險將保之會天大風起趨靈武裴冕等請太子

即帝位於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于是郭子儀李

光弼等兵擊賊克取兩京復興唐室然專務姑息藩

鎮廢立因而授命自是而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崩壽

七十八改元至德乾元上元寶應

代宗豫肅宗長子封廣平王即位命雍王适平安史之亂命郭子儀以卻吐蕃等臣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師之權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內有宦官專權竊政外有強臣悍將廢立擅位自是而威權削矣在位十八年崩壽五十二改元廣德永泰大曆

德宗适代宗長子史朝義據東都乃以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屯於陝州諸將進擊史朝義敗之朝義走河北遂克東都朝義死幽州將李懷仙斬其

首來獻廣德二年立為太子即位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曰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分給所在克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養象養一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狴豸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比口悅海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也舊制天下金帛皆貯

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與共出入及第五琦
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戶使宦官掌之天子亦
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以爲人君私藏有司不
復得窺其多少始二十年宦官盡食其中蟠結根據
牢不可動揚災頌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
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且以前世皆使重臣掌
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
不得知政之靈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
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
從之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
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
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
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土供之數而賦于人量
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
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
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建中四年時
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
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出

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出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六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五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道路苛政日增根本日削欲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強已而

李正己以淄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叛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又叛賊車籍馬行齎居送纍令峻于誅求疲吐空于機軸故姚令言以孱卒數千張旗一呼莽爲盜賊假息奉天困躓山南良由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于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于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自憊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官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

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
歛百姓或減刻使祿或販賣菴果往往自入所進纔
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皇在西川有日進其
後常州刺史裴繡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
自繡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
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在位二十一年崩年
六十四

順宗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后王氏立爲皇太子
爲人寬仁喜學藝善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
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郃國公主以蠱事得
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
爲免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爲權歌衆樂
間發德宗驩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
無荒以爲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
太子每候上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
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是
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臥病不能得見
德宗悲傷涕泣疾有加崩太子卽位永貞元年立太
子純爲帝自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
元和元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純順宗長子封廣陵王即位神武有欲以杜黃裳裴度等為相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皆手削地晚年浸事驕侈元和十三年六月大軍修廢地毀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元究以外寇初起一應羅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殺裴度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木浸興矣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千緡上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改元元和

穆宗恒憲宗第三子母懿安郭后兄二人長惠昭太子早薨次澧王暉惠昭之喪吐突承璀議復立儲副意屬暉憲宗自以穆宗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暉被殺即位牛僧孺李宗敏等為政各分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自是再失河朔在位四年崩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

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壽三十歲改元長慶

敬宗湛穆宗長子爲太子卽位後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

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賊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二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

羣臣三表勸進以天皇太后令冊命卽位耳守澄等
從其言以裴度攝政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
素服涕泣明日卽更名昂是爲文宗湛在位二年
壽十八歲改元寶曆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年十二卽位勵精求治
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但受制宦官每憤
然除之始謀之安中錫後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
十四年崩壽三十二歲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
平授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成美監國中
他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

幼且有疾矯詔立成美爲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
灑沈毅有斷喜愠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
厚帝崩太弟卽位殺陳王成美及安王溶初劉弘逸
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
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
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悰
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
手滑德裕乃與崔瑛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
動搖東宮而殺之由外戚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
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

竄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
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
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
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
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
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
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
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
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守初楊賢妃得寵于

文宗稍晚多疾妃陰請以安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
與李珣謀之珣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宗
欲重已功即摘溶嘗欲以為太子事殺之改元太和
開成

武宗灑穆宗第五子兄四人長敬宗次文宗次懷懿
太子湊次安王溶帝初封賴王母宣懿韋后初文宗
有二子長太子永次蔣王宗儉文宗以敬宗長子晉
王生而體弱欲引為嗣會旱天久之立子永為太子
復以失行暴薨立晉王弟陳王成美為太子文宗崩
仇士良等矯詔立賴王以李德裕為相上英姿特達

克振威權收復太原等郡然於宦官之害竟弗克除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
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
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
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疾久
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
憲宗納李筠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
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臣游處未嘗發言文宗好
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
日不能言諸宦官馬元贇等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

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
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
知有隱德焉武宗在位六年崩壽三十三歲改元會
昌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文敬武三宗之叔
也母孝明鄭后兄十二人長惠昭太子次灋王憚
被殺次穆宗次深王琮次洋王忻次絳王悟被殺次
建王恪長慶元年卒次酈王憬開成四年卒次瓊王
悅次馮王恂次葵王懌次蕙王惜上明憲沉斷節儉
愛民聳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抉摘善而大綱不

舉時宦官握兵柄制三命上欲誅之身無辜遂弗
果初上命裴休極言三休請早建太子上一曰若建太
子則朕遂為閒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上欲
御樓肆赦宰相令狐綯曰御樓所書甚廣事須有名
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崔慎由曰陛
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
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
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八月帝崩鄆王漼卽位初上
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
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
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宦官王歸長等三人使
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
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行其黨謂曰聖人不
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
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
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
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遂卽位宣宗在位十三年
崩壽五十三歲改元太和

懿宗漼宣宗長子封鄆王卽位奢侈日盛賦歛愈急
百姓流殍所在相聚為盜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

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
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
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
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未幾帝崩上疾大漸中尉
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晉王儼爲太子權勾當軍
國政事上崩太子卽位賜路巖死巖爲相與同僚宰
相韋保衡爭權斥保衡出鎮西川旣而賜死巖因密
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
其必死至是自懼其禍懿宗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
一歲改元咸通

僖宗儼懿宗第五子封晉王母惠安皇后兄四人長
魏王侑次涼王佖次蜀王信次威王侁懿宗大漸中
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
阿父政事一以委之招權納賄以致大亂左拾遺侯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
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
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
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
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黃巢之亂帝出

幸蜀後歸京師右補闕韋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
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
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
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
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聚濬萬州司戶尋賜死自黃巢
等盜蠡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遂不能制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
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太
宗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
相已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卽位在位十六年壽

二十七歲改元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母恭憲皇后初封
壽王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長而且賢欲立之楊復
恭獨議以昭宗嗣徙都于洛乾寧二年上以郊畿多
盜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
又欲使之四方撫尉藩鎮南北司用事之人恐其不
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從之帝有英氣銳然有
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
之釁鴟張蟻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
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

號爲定策國老斥帝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採藥終
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
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憫然赴難者
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朱溫逼帝
都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初柳璨及第不
四年爲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
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
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
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
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

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
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二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爲相
涉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
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
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
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
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
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
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
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

薄貶之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哀宗祝昭宗子卽位昭宗有子九人全忠以太子裕等已壯者盡弑之祝以幼而得立全忠自爲相國加九錫尋受禪而弑帝在位四年壽十七歲改元天祐

